人生是个连续的过程

顾海涛，上海机械学院透平专业1984年毕业，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顾海涛

问：当初是什么原因选择上海理工大学的？

顾：我是山东蓬莱人，从小一直生活在小镇上，那里的信息不是很发达，对大学和各类专业的情况知之甚少。我母亲的想法是让我学工科，将来能掌握一门技术。1980年报志愿的主要参考就是看大学招生简章。我们那里的人对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都比较向往，就想报个上海的学校。上海机械学院排在二表里的第一名，而透平机械这个专业谁也不明白，有点高精尖的味道，挺神秘的，于是就选它了。

问：在大学的4年里都学到了什么？

顾：这4年是很难忘的，入学那年我才17岁，还是个懵懂的孩子。在这4年里，我学会了独立的生活，学会了管理自己，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活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刚上大学的时候，您遇到的困难应该很大吧，因为你不仅要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还要适应上海这座城市。

顾：对，上海人和山东人的思维方式很不同，这真的是两种不同文化和思想之间的碰撞。举个例子吧，我们山东人是很爱面子的，和几个同学一起坐公交车，我总是抢着买票。吃饭的时候也一样，我也总是抢着去买单。同学们会说我们山东人大方豪爽什么的，不过买的次数多了，就会发现自己本月的财务状况变得紧张了。但是大多数上海人不这样，他们每次吃完饭都会很认真的把账算清楚，然后把自己那份钱退还给我，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亲兄弟明算账”在人际关系上的简单和轻松。当时的感觉就是上海人很精明，不喜欢别人占他们的便宜，但也不占别人的便宜。

问：那26年后，对上海有什么新的看法？

顾：毕业离开上海后，由于工作关系，会经常到上海来出差。头几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和刚上大学时差不多。上海真正开始变化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尤其是1996、1997之后这几年，上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变得漂亮了，上海人也变得可亲了，上海变得更具有包容性，更富有挑战性，拥有更多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上海人的上海变成了全中国人的上海。

问：大学4年中，您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和社会实践吗？

顾：入学头两年，我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后两年在学生会做工作，是学生会团总支的宣传委员。除了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外，在大三的时候和几个喜爱文学的朋友开办了一个社团——“沼泽”文学社。我是这个社团的首任社长，属于开拓者了。当时章立新是我们文学社的秘书长，胳膊下面总是夹着个文件夹。他经常夹着文件夹向我请示工作，旁边的同学看到后总是会开玩笑地说：“顾海涛，你的秘书又来找你了啊。”

问：你们社团都搞了哪些活动呢？

顾：刚开始我们做了一个演讲活动，当时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都坐满了，这和学校官方组织的活动不同，这次演讲是第一次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属于民间活动了。主题是围绕文学与青年，题目由演讲者自定。那次活动之后我们还搞过两期文学期刊，举办过诗歌作品征文比赛，还出了获奖作品诗集，到现在有些小说、散文、诗歌作品还记忆犹新，比如《新时代的雷锋》、《路就在窗外》、《读书与人生》、《大自然，我的精神之父》等等。我们几个都成了学校文学方面的“专家”了，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活动举办报告会让我们给予点评，参加市里的演讲比赛，会把稿子送到文学社，先让我们几个给改改，提提建议。学校还组织我们文学社写剧本，我们的一位成员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改编成话剧，学校艺术团排练演出还获得了上海市大学生戏剧节二等奖。

问：通过在学校参加的活动，您收获了哪些重要的东西呢？

顾：这些活动给我创造了一个和更多的人打交道的环境，包括老师以及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打交道，活动提高了我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问：您上大学时的理想主要是什么？

顾：我有个很简单的理想，就是去大城市在大企业工作，能经常出差，游遍

祖国大好河山。

问：说说您的奋斗经历吧。你们那时的就业情况比我们现在要好多了，听说都是按计划分配工作。

顾：我是198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21岁，到现在已经工作了26年了。一个企业所有层级的岗位我都做过了，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到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

问：哪段时期对您影响最大呢？

顾：总的说各个时期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做基层工作的经历和积累非常宝贵，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可塑性最强。工作作风和习惯就是那几年形成的，有时一个看起来很不经意的一件事情都可能对你的思想有一种很好的启蒙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影响着你。人生或工作本身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以前的所有阶段就是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的过程。比如工作的头十年经常去国内外出差，去一些工厂企业谈判，技术合作，产品试验，验收发运等等。通过这些工作能让我对工厂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组织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这让我在后来可以更自如地与这样的企业打交道。

问：您觉得在大学学的专业知识和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联系大吗？

顾：我学的是透平机械，就是以汽轮机和燃气轮机为主的机械设计和制造。专业课的知识是一个很细致很专业的东西，在我从事的工作中不需要自己去计算和画图，可专业基础的东西经常会用到，而且非常有帮助。

问：您是怎么定义成功的？

顾：对于成功，其实有很多很多种表现方式，但现在社会对成功的诠释越来越狭隘了，所谓的成功被名和利紧紧牵制着，而且是急功近利，太多的人“被逼着”去追求相同的成功。我对成功的看法很简单：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还不错，这就是成功。

问：能给您的学弟学妹们提点建议吗？

顾：在学校里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很重要。如果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学好，那大学4年你除了得到一张文凭，其他的什么都没得到，而文凭只是一张纸而已。生活一定要有规律，做什么事都要有节制，这其实是对你自己负责。有句话要送给你，这是我老师对我说过的“只有重点大学，没有重点学

生”。学生是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的，关键是你这4年怎么把握，不要把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算在学校的头上。

问：这句话我很喜欢，只要你能力足够大，实力足够强，是不是重点大学毕业就无所谓了。大学生都是一样的，谁都可能出类拔萃。对母校还有什么记忆吗？对她的未来有什么期望？

顾：我对母校的记忆，大部分是对老师和同学的怀念，他们都是影响我一生的人。尤其是大学里的那些老师们，在教学方面绝对是一流的，现在看来真是太难得了。现在的大学教师很多都不太会教学，他们在教学上钻研的还远远不够。真正的好老师上课，要能让学生听懂，启发他们思考，让学生看到科学的魅力。我们那时的老师，也要评副教授，评教授，没有论文也不行。但他们仍能把80%～90%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而现在的好多大学没有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倒像是个“文凭工厂”和“论文工厂”。对于母校的未来，还是希望她能坚持特色办学。和那些重点大学拼综合实力肯定不行的，国家的投入，学校的资源也不一样，但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特色才是我们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采访、撰稿：能动学院　崔文成